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

王恕彭韶林俊列傳第二十八　　東莞尹守衡著

王恕字宗貫三原人也正統十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大理寺左評事遷左寺副條上刑罰之不中者六事皆爲令擢知揚州府歲再饑上疏再請貸不待報而先發民不至後時而舜立書院以教郡中之少年子弟而延文學行誼之士爲之師太守以間按行召諸生講說人文大振超拜江西右布政使成化元年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流民內艱不聽終制以左

副起撫河南蝗蝻傷稼疏請止營運崇儉約以回天意
上爲蠲賦有差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總督河道外艱制
終起南京戶部再改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恕於遷若
左朝議以雲南在萬里外西控諸夷南接交趾而鎮守
中貴橫甚欲借恕彈壓之恕至中貴人錢能果使其奪
下指揮郭景以玉帶龍衣共裝玩好往謁安南王黎灝
請與其國互市王報以異寶生金犀角象牙等物恕還
巡騎遮景于道獲之飛章劾能私通外夷罪當死能遂
使使乘驛以黃鸚鵡進媚上求免罪恕復上章極言明

王不貴異物今萬里勞人而進一羽族微物恐天下有以窺見上意因盡發能貪黷暴肆諸狀且言昔日交趾以鎮守非人一方陷沒騰衝啓釁麓川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上爲不得已召能歸安置南京而黔公諸大帥以及土酋皆惴惴奉三尺矣十三年三品滿九載進右都御史是年召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參贊南京守備往返衣書各一槖明年遷南京兵部尚書參贊如故已同事者不便恕而適有奧力取中旨改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兼總督糧餉恕益日夜孜孜民瘼

首以畿郡官田之賦大重奏減耗米十餘萬明年水災奏免秋糧數十萬草半之周行賑貸貧民至二百餘萬口三吳人頌之以爲自設巡撫來幾一甲子獨恕與周忱兩人而已中貴人杜福以中旨下常州取截江網及刻絲觀音羅漢古跡恕言帝王之學貴知要典謨訓誥及無逸旅獒皆帝王修身治國平天下之道上不之取而取截江網者何瑣瑣也佛像外道亦不足汙清覽而中貴人王敬挾其千戶王臣以妖術取中旨齎御帑金收市圖籍珍玩搜括富人財實始盡而官府供億亦不

貲恕列其罪狀上之請乞晉意難保之天命剖恩壞事之小人正法典安人心詔械敬還下錦衣獄戍其黨十八人斬臣于市尋復改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時錢能復寅緣得同守備南京與恕共事然盖心服恕語人曰王公天人也吾唯有敬事而已恕諗其少自抑損坦待之滿九載加太子少保刑部自外郎林俊疏論中貴人衆方與妖僧繼曉比而蓋大鎮國永昌寺忤旨下詔獄都督府經歷張黼救俊併逮謫恕言京師祀天地僅一壇祖宗暨先聖僅一廟而佛乃至千餘寺者舛也一

寺立而移民居者且百家費內帑者數十萬金俊言當不宜罪乞復俊等以勵忠直停建寺以理兵荒不報會星變祭芳諸人懼乃乞還俊黜官南京恕忠懇獲上信允應詔者二十一建白者二十九多報可天下益服恕之直至朝事有所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而恕疏果至至爲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公卿大臣皆側目而天子亦漸心厭之而最後所言政令失信中上諫會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年老請致仕附批坐恕救饑無策亦年老無爲落太子少保以

尚書致仕工部主事王純上言曰昔莊助論汲黯于漢武帝帝以爲古社稷之臣如黯近之臣竊見一時大臣遇事敢言者亡踰恕妄意以恕爲社稷臣一朝去位群臣驚駭莫知其由乞賜召還以厭人望上怒純出位妄言杖之恕歸名益重臺諫推薦無虛月孝宗即位召還爲吏部尚書入見即加太子太保言官猶謂恕且老而賢不當勞以繁劇宜用之內閣備顧問上曰朕用蹇義王直故事官恕吏部若有謀議無不聽從何必內閣也上新政方倚重諸老成特信任恕因上言正統以來每

日止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識盡察不過寄耳目於左右而左右人與大臣相見者不多亦豈能盡識諸大臣之賢否或得之毀譽之言或出於好惡之私未免以直爲枉以枉爲直欲察識之真必須陛下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如此非惟可以識大臣而隨材任使亦可以啓沃聖心而進于高明矣上褒納上於春宮內臣多所登進諸內臣復多陳乞恕執不可上輙巽辭報罷時劉吉當國言官論列必首稱恕而指

斥吉吉故深恨諸言官而嫉恕逾甚會南京守備太監
蔣琮與御史姜綰等訐吉票綰等盡謫而琮獨留恕謂
獨留琮何以示天下公不報恕所欲薦用吉必從中擠
之所欲擯斥吉必曲爲觧免恕欲有所匡正吉往往務
相反以至臺諫交章入以爲老臣言宜聽乃得旨幸上
深信恕而太監懷恩素稱恕賢常得在上左右吉譏故
不得入而恕在銓臺一切侥倖悉裁抑而多扼於吉累
疏求退上輙温旨慰留滿三載授光祿大夫柱國上念
恕老臣風雨雪免朝後一歲上亦罷吉去先是右都御

吏秦紘紇總兵安遠侯柳景爲景誣與俱罷恕奏起爲南京戶部尚書中旨以通政司經歷高祿爲本司參議高祿壽寧侯親也恕不奉旨其持正多類此六年考察天下應覲官奏黜多上用學士丘濬言留用九十餘人已而言官拾遺復指其留而當黜者以聞旨不允恕疑濬沮之力求去上慰留居無何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恕妄行選補御醫吏目非故事及里居日托人作傳而鏤行之曰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其疏辭不見行者皆曰不報以彰先帝拒諫之失自比伊周無人臣禮有旨令

恕者詳恕不懌意文泰受之濬疏辯乞究主使之人上下文泰微微具謂文泰嘗謁濬語恕傳濬謂此沽直謗君也上聞罪當不小文泰自是心動遂論恕上爲左文泰秩而責恕責直沽名俾焚其傳草濬不究恕意不能平復疏辯上不聽於是懇疏引疾乞休至再三乃許之命乘傳歸月廩二石歲夫二人不賜勑家居十三年而正德改元恕九十矣天子遣行人齎手勑牢醴綵幣存問益月廩歲夫褒諭之恕疏謝陳數事又三年卒年九十有三恕嗜食兼數人至其日而小減已閉戶獨坐忽

有聲若雷白氣瀰漫入視之瞑矣贈特進左柱國太師
謚端毅恕有五子十三孫多賢顯爲太宰時子從三原
來省自騎一騾途中有司不聞也少子承裕弘治六年
進士正德中瑾用事以給事中上書罰米三百石輸邊
官至南京戶部尚書恕年八十猶考論著述嘗言我垂
老方理會學問承裕釋褐即歸養恕語之曰汝宜靜覽
群書參歷世務庶可他日得實用耳承裕亦有學行不
隨其家聲

論曰王三原望重朝堂孝宗聖主猶以齟齬終嘗[illegible]

使然耶或曰三原去瓊山有力焉大小人借於君子之言以自文往往有之人自不見其睫何乃罪口齒哉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也天順元年進士爲部刑部成化初疏論壽寧侯兄張岐不當以外甚贓陞僉都御史協理院事下詔獄給事中毛弘論救得釋長寧伯周彧冒賜額併民田上遣韶往步之韶至真定繞田周視經歸上疏自劾曰昔田文使馮諼收債於薛諼顧折券矯賜薛人漢景帝遣田叔按梁王田叔悉燒獄辭還報今真定田祖宗來予民開種即爲恒產不復增科以勸力農

臣誠不忍奪小民衣食附益貴戚請依不能丈田之罪
復下詔獄言官交論救上諒其無他釋之然自是貴戚
陳請上不復聽星變詔陳初政漸不克終四事不報成
化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轉按察使十四年陞廣東布
政使首薦陳白沙于朝曰國以仁賢爲寶臣材德不及
獻章遂甚猶叨厚祿獻章醇儒未見收用誠恐國家坐
失爲善之寶上召獻章翰林檢討時鎮守太監顧恒市
舶太監韋眷珠池監丞黃福太監梁芳躬錦衣衛鎮撫
梁海皆藉貢獻騷動廣東詔所遣官幼清停罷因言國

家昇平百十餘年生齒之繁田野之闢商旅之通可謂盛矣然而官府倉庫少有儲蓄人民衣食艱於自給比之國初無經營戰伐之事無創作營造之大富強反有不及何哉生齒之多也國初設官有數今則內外文武官數倍矣國初宗戚有限今則恩近親疎日益衆矣初僧道有額今寺觀日增矣初宮室有節今四時絡繹矣初土賦有常今進獻多門矣初工用儉朴今百度侈麗矣初賦役尚簡今差使繁重矣初書籍少刻今版行猥濫矣初牌坊少豎今街衢充斥矣初士風淳質今人

情皆好奇巧矣凡此皆所以害財傷使及[illegible]之時十分愛惜加意撙節猶恐無以爲計況又更[illegible]他端而益以雜用何以善後哉疏入上不喜於是諸中貴爭中傷轉謂貴卿朝士排阻者咸謂韶邀名[illegible]喬[illegible]詔曰世之爲士皆當推[illegible]公邀名又安肯[illegible]制[illegible]於[illegible]寺之前[illegible]決官韶居貴卿九月家宰尹旻薦[illegible]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踰年召爲大理卿尋奉內旨改[illegible]秩巡撫順天韶在江南數與鎮守內臣忤以故不得復入孝宗即位乃召還爲刑部右侍郎尋兼右僉都御史奉勅清

理浙江鹽法詔見竈戶小民破屋茅簷衣不蔽體晒淋雨
煮不似人形乃倣鄭俠流民圖繪諸苦狀分爲八圖圖
系之詩還朝獻之進吏部左侍郎時王三原爲冢宰詔
佐之倖路悉爲杜塞弘治三年星變詔諸大臣言政事
闕失詔言內臣言輕重能爲人禍福望折其氣以服其
心職務歸於有司威福必由上出午朝祖宗勤政之典
乞師其　有大陞除大災異大邊報大
工程因犯悉於御前評議可否仍乞溫顏俯詢曲折如
此不惟世事日熟　聖明耳目且可率群臣興事而軍

民利病自可次第弛張上嘉納四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總兵兩廣兩廣巡撫秦紘發其姦贓鉅萬景以有挾破法擠紘詔免抵景於法褫其爵景贓僅入八百兩降旨蠲免詔言陛下優待貴近之臣如此臣固知陛下有所不得已也但臣忝列守法之官不宜阿順以圖自便景贓可免他日爵位亦可營求而復矣爵位既復遂可營求出鎮矣奸回籍口良善解體誠非國家之利也不聽在部二年致仕嘗簡所知曰抵家半載卧居寡學所存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繇可善其後而臧宿咎哉

居平好學雖在官署時常繙閱經史學識醇正以是敭
歷中外不肯阿狥行峻言危群小遇之動相牴牾即眉
山宜興二柄要皆不樂其爲人而與王三原何椒丘孝
宗時稱三大老韶與白沙論學曰聖人之道體用具而
已孔子論士以行已有耻使命不辱爲先修孝弟謹言
行者次之大學言明德而必及新民中庸語率性而必
及修道西銘父乾母坤乃至民胞物與蓋合內外之道
該本末之事未嘗偏主獨勝以爲學也卒贈太子少保
謚惠安林俊疏言韶謚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

謚不報

論曰我朝謚典文之謚獨擅之於翰林非翰林而謚爲文者亦多有之不獨吳文恪魏文靖葉文莊已也林俊授之以爲喬新及韶請也於二公奚愧焉然喬新不能得之於俊而卒得之於廣昌令肯謂没世無公論哉故歐陽永叔見詆於蔣之奇而文忠之謚之奇不能奪朱晦翁見詆於胡鉉而文公之謚鉉不能奪私不勝公群小不能勝君子千百世可俟也夫使惠安爲可易也百世下肯謂無廣昌令乎

怀俊字待用蘄田人成化十四年進士三年刑部署員外郎太監梁芳引僧繼曉以秘術惑上上發帑金數十萬爲造大鎮國永昌寺俊上疏曰臣按僧繼曉本一憸險小人市井亡賴先挾邪術欺誑楚府寓居京師誤蒙聖眷敢復惑亂聖聰以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宗武之轍逼遷民居妄厭國計聖與日損人怨日興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誰乎太監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輔之者輒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趙高奢

侈如石崇數年間假以進貢買辨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盖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陛下逼脅屈從是畏天下議已以陛下專醜聲耳臣謂粉飾芳之身不足以償其罪之萬一也臣德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權奸臣抗可否是猶螂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性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

悃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當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衆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之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惟陛下留神聽覽上大怒下詔獄謫判姚州尋以星變叙復南部孝廟踐祚陞雲南副使四年轉湖廣按察使遇災疏陳時政不報遂請告

歸言宦薦起廣東右布政使辭不赴十三年起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巡江陝西地震上言變不虛生必有其應歷述漢唐來宦關內侍倆臣之禍乞減齋醮清役占恤冗食止工作節賞賜戒逸欲遠佞幸親賢人時毅皇帝在青宮愛與諸宦官游戲俊復上疏曰昔殷武丁爲太子父小乙使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其在祖甲高宗也亦然漢宣帝少居民間涉艱難故能周悉民情爲守成令主蓋處境太順驕惰易生今農畝小民家無十金之產猶慎教子以守先業況太子國本天地祖宗率

爽所付託耶今皇太子年踰志學趨向大幾正決於此而多處宮中少就外傅非古人早教豫養之意也乞召禮部侍郎謝鐸太僕少卿儲巏南京光祿少卿楊廉充講讀官致仕副使曹時中浙江僉憲粹然和氣乞禮致爲宮僚處士劉閔恭愼醇粹學行高古乞令以布衣入侍二人均於勸講宜稱尋乞休薦時中自代不許江西盜起轉左僉都御史往巡撫單車深入賊壘撫平之所至宣上德沈官邪問民疾苦雖險僻山縣後必巡及其境拊循獨至寧濠累乞珮璃尾奏止之請以鄭共叔之

請京請鄙爲鑒內艱歸陞右副都御史起四川巡撫是時兩川所在皆賊裂至四十餘萬破州縣殺僉事吳景俊至仍如前江西故事單車造賊壘招諭賊伏地聽俊撫羅拜謝約降有期矣尋復疑阻俊知其不肯降也督諸路軍分進夾攻之大敗其衆多斬獲然渠魁未得散走復聚流布川陝上命刑部尚書洪鐘出爲總制合滇楚河陝四省兵追勦賊急乃復投降鐘誘其渠魁來見并執其二十八人斬馘以聞餘黨大潰俊之用兵上招撫耻殺降與洪鐘議多不合是時宦官用事各遣征剿

必以其弟姪私人寄名兵籍冒功陞賞俊悉拒絕首薦
倖惡之洪鐘既以捷聞加太子少保俊陞右都御史送
乞致仕諸惡俊者謂盜已平無所事俊內批允之基者
疏留不報俊去賊黨踰年不能定鐘亦以言官王綸論
罷去矣俊好摧擊諸內臣川中聞劉瑾伏誅俊即上疏
爲國慶幸且言其先有論瑾疏方討賊未平未即上并
錄以聞而又預以防微杜後爲請曰昔夙沙衞殿國楊
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閹寺國爲無人也今
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

獨幸內臣一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奸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聞近日文武大臣有缺二三內臣猶與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故致亂今是而兼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而致亂顧今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今是之兼託保無瑾繼是之兼託容保無瑾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吉祥吉祥

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寬竊富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如其未然宜皆有說弊端未可自我始也伏望陛下法古而憂畏慮遠而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謹錄前奏賊瑾疏萬上進疏中具陳瑾惡萬狀未言瑾對諸臣許臣忠義起臣巡撫臣官以知己爲報昔崔洪薦郤詵詵奏洪王鳳薦王章章劾鳳安祿

山薦顏杲卿杲卿討祿山臣不敢以一德之私廢天下公論上報旨詰責曰俊彌奏成於瑾亂政之日瑾今已正典刑乃敢進呈懷奸畏罪明矣姑免究俊歸終武宗之世竟無有起之者肅皇帝入繼大統召爲刑部尚書時議大禮俊從田間特疏附閣議留中不下及行司寇事內臣有不法爲科臣論糾上付司禮監不下法司俊爭于上曰法立于祖宗守于陛下而奉行于法司法司議罪不當自宜廢不法之官不宜廢祖宗之法上曰已有旨已而太監崔文廝養子李陽鳳犯法當刑工部尚

書趙瓌執送刑部就訊文請俊爲陽鳳求免俊不從瓌
誣上移獄鎮撫司俊執不發俊言祖宗朝以刑獄付法
司自劉瑾錢寧用事專任鎮撫司爲之爪牙政出多門
盜賊滋起此陛下所親見更化善治正在今日不宜復
以小事詘法臣奉詔則廢法守法則違詔臣寧違詔不
敢廢法上怒罷令對狀俊曰昔唐德宗相裴延齡陽城
欲取白麻壞之唐文宗詔赦左藏盜吏狄兼謨繳還詞
頭自古忠臣愛君大抵如是太監崔文乃先朝之漏奸
而左道之作俑也蕩搖王心排軋言路罪已不容誅茲

復飾詞巧辨脅奪見囚謂法司爲無人謂祖宗成憲爲不足守臣受國厚恩誠不忍見朝廷百五十年紀綱一旦遂爲此輩紛亂人愚言突不敢愛死上優容之俊自慙不得職亟欲去未敢已又與上爭免知府郭九皐逮不能得遂乞休上允之俊之陛辭也復請於上曰聖明在上朝多君子而臣子將歸之言願賜采納時乞宣召大臣如孝宗故事每事必與臺閣共議而行上嘉之賜酒饌賚鏹以行俊起僅踰年遂歸歸二年卒卒後三年明倫大典成以附閣議詔奪故官隆慶改元復刑部尚

書謚貞肅

論曰林俊身事四朝凡所論爭皆從近幸中摩天子逆鱗天子亦每察其悾款而諒其忠允至其慶幸裁瑾疏諷指蓋猶在張永乃并陳其論瑾未上之疏近於衒名矣後從田間議大禮徒爲閣臣吠犬堂陛之交已先自設一藩籬旣出不獲久安於其位奚怪也

皇明史竊卷之第五十一

于王項余列傳第二十九　　東莞尹守衡著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也永樂十九年進士宣德元年授監察御史謙長身貌白皙如冠玉音吐鴻鬯每奏對宣皇帝常目屬之巡按江西嘗以平反冤獄出數百人死爾祠明從繫漢庶人還上命廷數庶人罪嚴詞凜凜敵衍陛聞上心益喜謙以爲才特恭注五年山西河南災手書謙名授吏部陞兵部右侍郎巡撫二省時年僅三十三謙感上知遇遍歷衆苦問民疾苦百弊漸剔馬政

河防民租軍賦一經擘畫遂爲規式然謙才大機疎遇事敢任少瞻顧入朝議事或風以持一二土物入交際謙笑而舉手謝曰吾惟兩袖清風而已以是滯九載始轉左在鎮　一十八年不遷正統十三年　與戶部王佐議不合舉參政孫原貞與王來自代言者劾謙任久擅求代有怨望下法司論繫三月赦出左遷大理寺少卿山西河南吏民詣闕乞留遂以少卿還撫二鎮又明年始召入兵部右侍郎是年瑞振挾上親征房尚書鄭埜從治兵留謙治部事上北狩京師大震時郕王監國

廷臣譁請族振恨不即食其肉錦衣指揮馬順袁隨二
內侍皆振黨待王側群臣爭取立捶死郕王懼欲退朝
大臣多趨匿謙獨直前掖王啓王宣諭乃息廷臣於是
人人屬目謙以爲今日之社稷非謙言可與相付者尚
書王直執謙手嘆曰今日事起倉卒賴公以定百王直
何能爲時鄭埜已沒行陣太后即日陞謙兵部尚書邊
事倥偬訖言日至謙靜鎮之侍講徐珵繆以占象倡南
遷議抗言曰京師天下根本宗廟山陵百官萬姓咸托
于此此而不守去將安之豈不蹈宋南渡之覆轍乎廷

議是之於是始言守備事矣郕王既即大位虛心委焉
謙策虜今得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請下令分道
募兵留潛卒作盔甲工部併日蒐乘繕械已而虜擁上
皇至紫荊關謙恐京邑匱乏粟爲虜資下令募軍民得自
運人以多寡受糧歸一二日而盡廠草亦如令聽自取
之不盡則焚之盡徙郭外之民入城使清野九門要地
分列將帥盡而守之是時石亨以右軍從西寧侯與虜
戰陽和敗歸謙愛其材勇復用之比虜至亨請鍵九門
避虜鋒謙曰不有戰何以守身自監督諸軍按壘城外

而令都督王通都御史楊善閉門城守上皇在虜我軍不敢遣一矢虜覘我整而亦不敢輕軼我疆邊我大臣出迎駕索金帛議第報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虜計沮俄以三千騎趨通州不能得我一粒米散掠皆空野乞丐乃奉上皇宵遁議遣上皇移蹕遂發敵尾擊虜死敵下萬計上嘉議功加少保議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也城下之役但不盟耳何功之有虜去大同參將許貴乞與虜和議下勑責大臣諸邊鎮戰守真保通涿易五路爲京師拱衛各宿以重兵監以文大臣

驍將楊俊督之勇即浚巡塞外不得耳逞於是始欲歸我太上矣而是時浙賊葉宗留閩賊鄧茂七廣賊黃蕭養三楚之黃竹苗猺處處蜂起軍務旁午變在呼吸謙日盡指授一日而平章者百端入則面陳出則手疏夜分乃罷有不如意輒撫膺忿曰一腔血竟灑何地念京軍四十餘萬凡不可用自立法簡取十五萬爲團營十二營與總兵石亨日教練之石亨復推謙功請官謙子冕爲府軍前衛副千戶謙懇辭不許謙曰臣昔爲子求官自當乞恩若父何必假手石亨亨聞而銜之懷獻太

子立加太子太傅謙以國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
朝房上以闕西一第賜之謙固辭曰國家多事之秋臣
臣子安居之日衣無絮帛食無異味嘗因病上撤尚膳
物賜之下璽書慰問間病痊幸爲歲由伐竹取瀝和
藥倚毗獨切而廷臣亦以此忌謙矣言官常言上柄用
謙過重太監興安語于廷曰諸君第媒蘖于公何不爲
朝廷惜人諸君中有不愛錢不愛官不問家計一心體
國如于公者誰歟時徐有貞者即前侍講琿所更名也
嘗托謙姻求爲祭酒上薄其人不允有貞疑謙毀之居

亨又與有貞善二人側目事讓讓知柄國久履危機累乞骸皆不許及上病亨等奪門迎上皇復位遂風給事中王鎮劾讓與王文及太監王誠謀盜金符迎立襄王子上下左都御史蕭維禎廷鞫維禎并讓與文大肆拷掠而竟無左證有貞曰春秋之法將則必誅竟文致之必死文辨於讓曰果肯在且欲死我耳辯何益獄具上僉豫未忍有貞直前亦不殺讓等今日事爲無名是日讓就東市天爲驟變陰霾蔽空朝野冤之逆官眾耳枕讓尸而哭之收瘞焉時年六十籍其家無長物惟上賜盔甲袍帶子

免戍龍門章皇后憐謙忠于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
諭上何不留謙上深悟悔亨薦戶部侍郎陳汝言代謙
爲尚書不一載而敗籍之金帛積庶下上曰于謙任且
久賜賚外無長物陳汝言邦[illegible]多耶在斧鉞地爾好于
謙三亨等低頭不能對未幾西北邊警報丞恭順侯吳
瑾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默然是歲有貞亦爲亨
等所間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亦下獄死籍其家茂陵
即位以御史趙敔言赦冕還給還沒產成化二年冕疏
父冤復謙官遣行人致祭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

其忠弘治元年又以給事中孫需言詔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謚肅愍建祠賜額旌功令有司春秋祭焉晃改文資授兵部員外郎進禮部郎中南太僕少卿應天府尹婚錦衣千戶朱驥先亦連坐戍邊宥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晃無子有族子世杭州衛正千戶奉祠

論曰景帝之易儲也于公不一關其忠或者憾焉君子曰此正留侯所不能得之漢高者也留侯之言曰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公奈何肯以所不能爭之口

吾而輕與鍾同章綸輩爲先嘗哉曷不覩公當日之世
態乎當太上之蒙塵也主我社稷者誰乎國幸有君謙
曰吾事吾君而已社稷重則君爲輕而何有於太上勝
氛之未息也謙任之社稷之未定也謙任之太子之宜
立不宜立也則太后主之君定之閣臣任之諫臣持之
謙何與焉懷獻之立謙曰此吾君之子也吾事之而已
烏能使吾君之不子其子而子太上之子也沂王之廢
謙曰此太上之子也吾聽之而已吾不能使太上之復
爲吾君又惡能使太上之子復爲吾君之子也奉門之

事幸而濟社稷無恙也則太上今日之復爲吾君也猶昔日之爲吾君也設不濟而景帝無恙也夫庸知太上之不爲綦徐石諸人之不爲逆耶設景帝先不諱而國人思舊君也又庸知太上之反正于大位沂王之反正于東宮也豈出于群小之僥倖而安劉氏者非勃耶社稷不幸而至于奪門王文無憾也竟使忠良頸血猥與共灑東曹君子是以不能不含悲于百世之下矣

王竑字公度河州人也正統四年進士爲人豪儁尚奇氣初授戶科給事中英宗之北狩也竑手捽振黨指揮

馬順首殿上批殺之是時衆心憤翳甚竑雖失人臣體而人人媮快於是竑名籍甚公卿間其冬也先擁駕犯都城竑監北城軍虜去陞僉都御史出守居庸關尋病還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明年兼理巡撫江北諸郡巡河御史王珉竑聞其貪淫首劾治之謫戍開平墨吏聞之自遁去會歲災傷引咎自陳上言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雨水人民廬舍漂蕩麥稻淹沒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在易否泰蓋陽爲君子陰爲小人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然小

人之行豈懦而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戇而冒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大貪若廉大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厲內荏者是也伏望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改圖進君子退小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省刑罰而止聚斂節財用而抑貢獻罷亡益之工蕢無功之賞散財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然欲知君子小人之邪正又必本于聖德之明睿伏望皇上日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矣臣濫處臺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依乞罷歸田里是時徐淮既荒而齊魯河洛之間流徙并至竑殫心力賑救諸廩已空亟欲借貸廣運倉京米有一內臣暨一戶曹主之不肯竑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臣恐貽憂朝廷故急欲借貸公不五從或致有變請先殺公以謝衆怒吾方請罪朝廷主者遂不復敢言竑乃大發倉儲仍勸富有力家各出米麥錢布之屬分給贍賑撫還復業者五千餘家他境流集安輯者

萬六百餘家其流民病者處以空庾六十楹予醫療治死給棺殯凡葬二千三百有奇上初閱流民奏大驚曰饑死吾民矣奈何及並賑貸疏聞乃大喜曰幸哉有好都御史五年入朝陞左副都御史仍治淮安英宗復辟追責諸殺振黨者謫並浙江參政尋除名編管江夏居半載放歸河州天順五年虜寇河西以舊官起同兵部侍郎白圭出視師虜去還涖淮上徐揚老稚迎舟羅拜歡動數日會旱漕涸一禱而雨茂陵即位召爲兵部尚書三閱月遂請老並在位正色敢言是時有陳古其邊事多與並議以聞時

妻有陳議不媿于礙上嘗持議兩日未報竑具疏以待或語竑曰自今事有大于礙者公何苦不再計耶竑曰于礙更有大此者吾亦不之計也已而嘆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可以行矣遂決去請致章三上上許之竑登第時年二十六阻艱八年始授職甫三年超遷內基僅七年即退退四年復起起又四年請老家居二十三年先後出僅十四年成化末年卒刑竑擊死順時血漬冊陛內臣滌之長史儀銘曰勿滌留爲君曹鑒也正德中謚莊毅竑與李秉皆一時名願二人家居竑

抗志寡交秉出入里閭博奕諸謔竑聞之曰執中八座大臣朗逐細民戚狎不自愛秉亦非竑曰所謂大臣者豈直其鄉曲矯激爲哉秉別有傳

項忠字盡臣嘉興人也正統七年進士爲刑部主事陞員外郎從英宗北狩陷虜自拔歸步走間道七晝夜達宣府足陷蒺藜百數不知也還復爲郎進廣東按察副使轉陝西按察使適歲饑先發倉粟賑濟而後奏報既而內艱陝民赴闕乞留命情還任明年徵爲大理卿復乞留詔改副都御史巡撫奏疏龍首鄭白二渠利民民

立生祠尸祝之成化三年召還署院事四年四月鈞陽征叛達滿四爲總督身自披堅冒矢石不爲鋼馬鈞陽勸其持重忠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其心賊僞約降邀忠往忠曰不往示之怯也單騎從二卒至賊寨賊皆羅拜賊本不肯降然終不敢遮留忠賊殺伏羌伯毛玉勢猖甚會有星孛台斗占者以木在秦州不祥忠曰兵法禁祥去疑昔李成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正類此兵部尚書程信欲益兵忠曰兵雖多無以爲信惡其異已而獨內閣知忠必能坐困賊不益兵卒禽滿

四還進右都御史六年大旱荆襄流賊李翫子倡流民爲亂忠復出爲總督討平之招復流民還業者四十萬人編戍萬二百有奇俘首惡百人獻于朝陳便宜十事上報詔嘉獎進左都御史餘孽未殄仍留忠撫治之荆襄以忠搜斬後三十餘年賊不起八年星孛天田省臣言忠濫殺干天和忠再疏自白乞骸骨上降旨慰留召還院十年代王槩爲刑部尚書十一年代白圭爲兵部尚書大璫汪直時在西廠肆羅織起大獄閣臣條奏未即允忠倡九卿繼其後乃得罷廠事已直泣訴上前言

此內臣黃賜陳祖生中傷奴上爲逐二內臣南京尋用
御史戴縉言還直敵事直於是得因賜祖生等并誣忠
下廷訊直有近用事人千戶吳綬先從忠在楚軍中撓
法忠逐去以是益搆忠欲置忠死忠廷辯慷慨不少屈
落職去久之諸奸坎第敗上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初
忠論奏直時令武選郎中姚璧持疏詣冢宰尹旻請曰
公六卿之長宜爲首旻潛報直先自解忠去旻調璧爲
思明府同知及直再得志於是商文毅公首乞去左都
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刑部尚書董方戶部侍郎程

萬里兵部侍郎滕昭遠相繼去萬安爲首相王越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院事兼提督團營余子俊巡撫陝西召還代忠越不樂辭免提督上不許忠歸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爲江西參政錫爲南光祿卿錫兄鏞以忠功世蘇州衛指揮錫子治元嘉靖丙辰進士

論曰王公廷擊馬順直洩忠良之憤而忘岡馬之誅[illegible]群小魁奪壯矣哉及欲矯制發倉先斬方命者而後請罪其風槩不減昔時也石城之役項公力止濟師料

敵誠審後定刑襄搜斬或些其太過大刑戮道家所忌豈其以殺止殺乎至有借援墮淚之碑爲反諷焉不覩于此公後亂何其能獨隆也

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初授戶曹歷爲郎有能名天順四年出爲西安知府西安爲關中會府又三邊孔道先是太守多能畏不勝任子俊僥爲之城中民病水離開新渠以道山泉利民汲民號余公渠澤陽山高水迅於溉田不便也鑿山開道導灌田千頃居六載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上賜璽書旌異焉成化二

年晉右參政督餉三邊明年晉右布政使土達滿四反
上以子俊等職在旬宣不能撫綏防範各停俸滿四誅
轉浙江左布政使六閱月晉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時
虜人屯河套數擾邊鎮臣內居綏德遣兵出禦每不及
而返子俊行視邊地形勢要害乃議徙鎮榆林請築邊
墻東自黃甫川西至定邊營亘千二百餘里連墩勾堡
橫截套口內復塹山湮谷是曰夾道得地利焉虜遂不
敢輒渡河我得耕牧套內先是正統中都督王禎始築
榆林城未設衛也於是子俊拓其城使加廣開設榆林

衛立學校以教軍中子弟俗多棄壤教樹蹠果興屯田歲得儲糧數萬石教壯士習騎射士敢戰不世中虜呼之爲駱駝城不敢近而榆林與寧夏年肅爾三重鎮云成化九年轉右副都御史又明年進右都御史仍鎮延綏子俊撫延綏六年復以右都御史移鎮關中天子詔議所以弭盜安民選將練兵之策子俊疏條七事上之著爲令明年召入兵部爲尚書子俊方平岷州四族生羌亂録功加一品俸尋加太子少保陳鉞巡撫遼東附汪直欲征建州夷子俊言建州乃覊縻邊衛祖宗來不

盡以中國治淄之既多設官以分其執又開馬市以掣其黨許買牛以結其心非示之弱也治夷之道宜爾也今建酋罪狀未著遽加以師非祖宗備邊本意議上不可止及建夷大肆復讐吾官因其攻鉞皆得罪而子俊亦罰俸則直主之也子俊在邊久知虜情邊臣每有奏請子俊從中調度各中機宜但不能不扼於直子俊亦稍委蛇不甚與抗尋丁毋喪去而鉞得代其位十九年召起爲戶部加太子太保是時王越亦以附直獲功威寧海子以是虜復大舉入宣大　時宦官皆失利上於

是復勑子俊出爲宣大總督尋退子俊臨邊修斬獲
虜千餘騎已乃列上利害請築邊墻如延綏會歲歉宣
府撫臣李岳請待豐年詔子俊會議子俊堅以爲請上
允行之尋有命召還兵部宣府守將受事不如約子俊
論劾之以是府怨子俊還工幾復改左都御史出鎮大
同遼人若於趨事益多飛語爲汎撓於是給事中劉昂
御史朱欽等交章彈劾子俊言子俊取民無度用財工節賦有
定制而創爲預徵遂有常供而索於額外借漕運而京
儲因以不充急扒運而京民爲之騷動當凋敝之餘興

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群情嗟怨上下其章于部落太子太保以左都御史致仕子俊去僅一載上復以兵部召還仍加太子太保出木兩月上崩弘治二年二月卒于位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初子俊之築邊墻也怨謗叢興子俊堅持撓務臻厥成寄語人曰吾事須臾曾足到日過似能經久者方始爲之計其時雖似勞費然虜寇絲是日楗榆林一鎮屹爲西北保障及鎮宣大楗於讒忌功市創而[illegible]止子俊卒後各邊守臣復倣榆林故事大興[illegible]

日輦帑金相繼則子俊之功効最著爲百世規至明子俊同時有羅山徐廷璋巡撫寧夏亦浚濠築塘繕守障有功馬鈞陽巡撫陝西大有名時稱關中三巡撫廷璋由選舉歷工科給事中至副都御史子俊又嘗具戰車圖本一兩一軍用車五百兩一車用步卒十人行叫從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猶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嗣後議避者又爭言戰車矣

論曰易稱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天之所以限隔華夷詎不在險哉苟山川有不足順形勢之便補阨塞

之闕以扼犬羊之衝斯不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乎是故秦人築城非非不量力爲非不恤民爲非今秦何懲噎而廢食也子俊無首功然修築之利至于今言守者祖焉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蓋余公之謂矣